



▲淄博六中济美楼

“百年中学寻访”系列之八

淄博周村“光被中学”——

伴随胶济铁路创办的教会学校

□谭文佳

早在清朝中后期，淄博的周村就已是工商业比较发达的一个地区，是各地商品的集散地，成为全国著名的四大旱码头之一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胶济铁路的开通使周村成为外国侵略的重要目标。伴随着经济侵略的是文化侵略，大批外国传教士蜂拥而入，在这里建教堂、开医院、建学校，为其经济侵略服务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淄博六中的前身——“光被中学”诞生了。

百年老校在枪林弹雨中一路走来

据史料记载，1897年-1938年间，“光被中学”是一所纯教会学校，其间的校长大多都是英国传教士，至今学校还保留着最早的创始人、英国传教士蔚兰光的雕塑，就是他在1897年建立了周村男子学校。1905年，蔚兰光退休回到英国，在英文杂志上发表文章，回忆了他在周村办学的过程，这篇文章现存于大英博物馆。

1938年至1952年11月，“光被中学”进入私立学校时期，校长是张文敷。1938年，正值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，由于日本侵略势力的强大，英国教会也受到打击，对学校的投入大大减少。一些爱国志士联合起来，成立董事会集资办学，首任董事长是张思敬，学校也由教会学校变为私立学校，改名为“长山县私立光被中学”（因为当时的周村归长山县管辖）。董事会曾8次换届，董事长也多次换人，至今在学校的校史馆里还保存着1947年董事会的合影，当时的董事长是吴克明，他还曾担任齐鲁大学（今山东大学）的校长。

高令俊，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研究员，幼年时曾在光被幼稚园就读。他在回忆母校时曾写道：“1937年12月某日，日本鬼子轰炸了周村，那是最恐怖的一天：炸弹在房后不远的地方爆炸，窗户玻璃都震碎了，我们都吓得躲在桌子下面。轰炸持续了一天，傍晚时分，父亲下班回来，在夜幕之中，我们全家和外婆一家一起逃到了西门外的西教堂，也就是光被中学……在西教堂住了一年多，那里虽有点像是世外桃源，但也担心着城里的各种情况，担心着在城里的爸爸。回城以后，姐姐还在光被住校读书。”
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学校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。1951年，教会势力完全退出学校。1952年11月学校被张周市政府接收，光被中学更名为山东省立周村中学。1955年8月，学校更名为山东省淄博第六中学。1956年，学校开设高中部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到1966年，十年动乱期间，教学质量明显下降，其间工厂接管学校，学校在1969年4月至1970年11月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曾一度更名为“山东省轻工业机械厂五七中学”，随后又恢复了“淄博六中”这一校名。当时学生的大量时间用于学工、学农，也开展了许多文体活动。

忆母校念恩师，校友回忆录充满深情

王淑贞，淄川双沟镇西张村人，1929年就读于遵道女子小学（淄博六中前身），1938年到光被中学任教。在她回忆母校的文章中提到：“遵道女校是一所教会学校，校址设在周村西门外，即现在的淄博六中。校长是一位英国女士，我们称她为党教士。课程与其他学校一样，另设外语课。校规很严，学生一律住校，女生宿舍大约有三幢平房。平素不准出校门。家长来探望，须在会客室相见。学生伙食以小米煎饼为主食。吃饭时不许说话，碗内不准剩下米粒。学生衣着整齐，全是白褂、黑裙。”在校友的回忆录中，能看得出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，但是学校一直坚持办学，由于是所教会学校，校规非常严格，教学质量也很高。

欲树人，先立德；教之道，德为先。作为百年名校、十几万学子母校的淄博六中深谙其道，一直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。

初三级校友李明德在回忆母校时，特别提到了他的历史和地理老师殷凤岗。据他回忆：“当时殷凤岗老师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中年教师，教我们历史和地理。他讲课深入浅出、通俗易懂，而且讲的内容源于书本又高于书本。他结合历史课，多次大讲特讲岳飞、文天祥、史可法、戚继光、郑成功、林则徐等反抗外来侵略的英勇事迹；对秦桧之类的奸贼，则加以痛斥和嘲笑。他讲地理课时，总是详细描述祖国大好河山的可亲可爱。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还在践踏我们国土、疯狂镇压我国同胞的时候，殷老师则敢于有意识地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，在当时实际上就是抗日的思想，这是难能可贵的！”

李振声院士在回忆当年老师时曾说过：“想起当时张文敷校长在开学典礼上对我们讲的，要努力学习，报效国家的谆谆教导；殷凤岗老师讲述的引人入胜的中外历史、地理知识，任彬老师在黑板上解析的一道道数学难题，王柳如老师带领我们朗诵的朱自清先生的散文《春》的朗朗之声——这一切又重新浮现在我眼前，是多么亲切、多么温馨、多么感人肺腑的历史回顾啊！”

“从一做起，叩问一流”成为六中人血液特质

“从一做起，叩问一流”是淄博六中几代人办学思想的结晶，是一批又一批六中学子热切向往和不懈追求的人生目标。“从一做起”，是治学的态度、是办学的作风；“叩问一流”，是追求一流的办学目标，打造一流的师资队伍，建设一流的育人环境，树立一流的培养目标，创造一流的办学成果。这种精神已经成为每一位六中眼中的一面旗帜，成为六中人血液中的一种特质。六中认为“一”之于中华民族最小而又最大，最短而又最长，最简单而又最复杂。“一”是立足现实的起点，也是连接未来的希望。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（《道德经》），“一”是做人做事的不二法宝；“吾道一以贯之”（《论语》），“一”铸就了信仰；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。这就是淄博六中学校精神的文化传承和哲学渊源。

百余年来六中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。在2005年校庆的时候，六中校友中的博士，在读博士就有几百位之多，而今早已突破千名。最早的一位博士是山东齐鲁医院的医学博士刘汉民，1926年毕业于光被中学，后来又回到母校出资办学，还曾担任过私立光被中学的董事长。

曾获200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著名小麦育种专家李振声院士，是淄博六中一位令人骄傲的校友。李振声离开母校几十年了，但母校仍然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，据他弟弟介绍，有一年他回老家探亲，晚饭后，独自一个人骑着自行车，来到学校深情地转了一圈又一圈。学校90年校庆、100年校庆时，李振声院士都写来贺词。



淄博六中教育历史物证——英文打字机

◆刊前絮语

历史的深处

□徐静

“百年中学寻访”系列，今天是第八篇。

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胶济铁路的开通，使淄博周村成为外国侵略的重要目标。伴随着经济侵略的是文化侵略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淄博六中的前身——“光被中学”诞生了。“从一做起，叩问一流”，这是百年中学淄博六中的“校魂”。本期B1版《伴随胶济铁路创办的教会学校》向我们展示了淄博六中的文化传承和办学渊源。六中认为，“一”之于中华民族最小而又最大，最短而又最长，最简单而又最复杂。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，“一”是做人做事的不二法宝；“吾道一以贯之”（《论语》），“一”承载了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。之所以强调校园文化，因为中学是养成气质的地方。著名小麦育种专家李振声院士对母校的深情厚谊，正说明母校是跟随一个人一生的印记。

济南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战场上规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，1948年9月16日至24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经过8昼夜激战，全歼国民党守军10万余人。本期B2版特选登了两篇角度不同的纪念文章。作者姜廷银所写的《父亲参加济南夺城第一仗》，记录的是战斗英雄姜瑞福所在团主攻茂岭山的经历。在作者心目中，父亲性格坚强，战争年代经历过许多残酷战役，淮海大战、渡江作战、上海战役，在朝鲜和美国大兵交过手……鏖战多年的父亲独对夜攻茂岭山印象深刻，原因是“那场战斗中，父亲所在团伤亡1256人，全团绝大多数干部牺牲或负伤。”另一位老作者周琦描写的则是自己亲历的解放济南的那段日子，“9月16日夜攻济南的那个晚上，老百姓家家户都在自己的房内搭建保护家人的安全之地，如将八仙桌及床铺架高，置放在屋内，上面铺上棉被，全院的人不管男女老少拥挤在一起，以防各种炮弹的轰击。”生活在和平安宁时代的我们，很难体会腥风血雨岁月中的热血激情，只盼读罢文章后能知晓：因为他们历尽了昨天的苦难，我们才获得了今天的幸福。

●人文齐鲁，寻觅的是过去，观照的是今日之发展脉络；挖掘的是人文，滋养的是当代读者的精神家园。如果你热爱齐鲁文化，如果你热爱这样的探寻和追溯，那么，请联系我们吧！

●稿件及图片发至：
qlwbxujing@hotmail.com